

## 福鼎罗唇我难忘的第二故乡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县前岐镇罗唇村是福建与浙江两省滨海交界处,有闽头浙尾之称地,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第二故乡。

1990年11月,我在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外科实习时与吕玉良老师交流中,不经意间聊到了宜春正在征冬季兵,吕老师说:“医务工作者很伟大,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同样伟大的还有人民子弟兵,他们也在默默守护着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句话激起了我内心的层层波浪,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父亲曾经在部队服役8年,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当兵是我童年的梦想,特别是当海军,从那一刻起,我许下心愿:今年一定要报名参军!

12月,经过体检、政审、家访等层层选拔,我如愿从宜春市人民医院的实习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

1991年7月,我从安徽某海军新兵训练团专业学习后分配到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县罗唇某海军部队任文书,后又借调福建海军基地宁德某导弹快艇支队政治部从事宣传报道工作,1994年9月考取江苏省镇江陆军船艇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罗唇某海军部队政治处工作。

时间很快,三十余年一下子就过去了,但艰苦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罗唇给我军旅生涯留下了美好而难以忘怀的回忆,总感觉这里是我记忆最深、最为思念的第二故乡。

2015年10月25日-27日,原海军某部队复转(退役)军人280余人相聚在福建福鼎,相约去第二故乡罗唇走一走、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的青春岁月、军旅时光。虽然当时忙于工作,但是当我接到原某海军部队首长陈纪勇邀请电话时,心早已飞向了时隔二十余年前驻扎过的罗唇军营,似乎看到了美丽的水兵大楼、聆听值守岗哨海浪拍岸的声音,停靠在码头雄伟的军舰……

以前,这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险峻的盘山公路,由福鼎县城经前岐镇通往罗唇。当年的战士都知道,罗唇条件艰苦,有不少南来北往的舰艇战友,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罗唇这地方我们去过,连电都没有,特别是夏天出海训练回来,战士们端着脸盆、提着桶到处找淡水洗脸冲澡,太辛苦了!”

记忆飞回1991年7月,来自江西省宜春籍的14名战友从安徽某海军新兵训练团分到罗唇,在宁德三都澳港口登上日思夜想的军舰。我第一次见到蔚蓝的大海,低空飞翔的海鸥,内心非常激动。当时海上风浪大,海上航行不到半个小时,不少人就感觉晕船。其中三位战友反应特别厉害,呕吐物喷到船舱里,被首长训了一通:“就你们这个德行,还能当海军,以后还怎么出海训练、打仗、保家卫国……”训归训,此时一位老班长端来水让战友们冲洗,虽然当时觉得受了委屈,心里不服气,但老班长的言行举止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部队苦不苦,主要看晚上。的确不无道理。福鼎罗唇条件艰苦,其实,白天没有多大区别。只有当夜幕降临,总感觉到军港的夜晚根本不像苏小明《军港之夜》唱的“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那么浪漫;我更感觉到这里的环境有点像张雨生唱的《大海》。

驻地偏僻、交通不便也就算了,当年我



在部队任文书时,与政治教导员交流时,他说,部队以前第一大“苦”是驻地竟然不通电。因此,晚上的各类活动,都必须在9点钟之前完成。他说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台正在播放《霍元甲》《陈真》等官兵喜爱的热门电视剧,但无论剧情多么精彩,晚上9时熄灯号一响,都不用关闭电视机,发电机一停,电视机戛然而止。只有到了节假日休息时间,部队才会特批适当延长发电时间,让官兵们多看会儿热门的电视剧,放松一下身心,调节一下情绪。

看电视的困难,还不只是一个24小时供电的问题,还有电视信号的问题。即使发电问题解决了,电视信号也是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每年为了能看上一台完整清晰的春晚,部队领导想尽办法,早早地向兄弟单位流江岸勤部政治处提出保障大年三十晚上官兵收看春晚的需求,给予大力支持。其次是对部队的所在电视机和天线进行一次调试,确保性能状况良好,不出事故意外。再次是安排几名战友做好保障预案,一旦信号不好,就启动“人工收看”。所谓的“人工收看”就是由一名或若干名战士举着电视天线,移动到信号较强的山坡上或楼顶,手扶着电视天线,确保其他战友能清晰地看完春晚。如此这般,战友们在营区度过一个个难忘的除夕之夜,收看了一届又一届的精彩中央春晚,直至部队基础设施完善,才结束了看电视信号差的悠久历史。

罗唇除了缺电,晚上官兵业余生活单调之“苦”外,第二大“苦”就是每年防台风之“苦”了。从夏季开始,一直到10月底,东南沿海一直受台风侵扰影响。台风一来,部队舰艇和地方渔船都必须去锚地抛锚防台风。战友们没日没夜地防台风,主副食品、饮用水有限,天天罐头、咸菜、豆腐乳下饭不用说,几天洗一次澡也是常有的事。就连留守在营区的官兵也是罐头、咸菜下饭。台风常常在晚上登陆,更危险的是,风雨交加的夜晚,还要组织人员去检查营区、码头、弹药仓库等军用设施是否安全,常常被强劲的台风吹得连滚带爬,狼狈不堪。

偏僻罗唇的军营生活虽然是艰苦,但是,事物往往也是一分为二的。单调乏味的军营生活,也让官兵们养成了不少终生受益的文化学习、文艺娱乐、锻炼身体等良好习惯。

## “贴嘴巴”

躲到桌下。然而,他并不注意这调皮的阳光,便缓缓向前走去。只见他先是摸了摸右边的一张三毛头像,可摸了半天也摸不出什么,反而把头像撕下了一个小角角。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他不停转变目标,把三幅三毛的头像全都摸了一圈,可什么都摸不出。终于,他停止在最后一幅三毛头像上,先是随手一摸,再是用力一拍,顿时同学们哄堂大笑。他马上意识到不对,便又摸到嘴巴,重新拿起。每当他的手即将要放下

时,大家使劲叫道:“对了,对了。”他便一拍即合。可当取下丝巾,他脸色一变,大叫一声:“天呐!”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有的捂着肚子笑,有的仰头大笑,有的笑得直跺脚,说道:“这个三毛只能喝牛奶,不能吃米饭喽!”原来,他把三毛的嘴巴贴到了他的一根“毛”上。笑声此起彼伏,飘满了整个教室。

游戏即将结束,同学们的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构成一幅春的画卷,美丽动人。

□ 吴培雯

奔百年龄  
我来忆

□ 黄宝雄

2024年3月23日上午,魏春、朱乃恩、陈秋枫三位采访了贯岭镇文洋行政村占脚自然村96岁的当事人李孔清。李老口述八十九年前为红军放哨的不平凡经历。有感于此段军民一家亲的红色回忆,特创作诗作《奔百年龄我来忆》。

福鼎山村年月漫,文洋占脚忆长哟。  
那年七岁逢兵至,正是红军到此留。  
身比同侪高半尺,人言伶俐志方遒。  
刘英抚首轻声唤,小鬼机灵共守陬。  
自此常随兄弟影,踏上高峰作先筹。  
战壕早筑山顶上,四野全收眼底眸。  
遥看桐山连峻岭,又瞧五岱岩洞幽。  
首长训诫声还记,若见敌兵速报瞅。  
大队来临即报警,零星几个不需抠。  
我们几个轮流守,趴伏壕里眺山沟。  
每望远方心戒备,常思使命怎来周。  
红军待众恩深厚,教唱军歌意韵柔。  
政委歌声尤悦耳,孩童蹦高赛飞鸥。  
尽管歌词未全懂,欢快调儿脑际讴。  
一连战士村中住,八百雄师志待酬。  
晒谷场上全兵影,准备攻城氛却悠。  
粟裕化名叫金米,刘英掌文共相谋。  
文武相谐配合妙,益彰互得解群忧。  
红军到此乡亲喜,支援部队情义投。  
宰猪碾米倾所有,只为亲人解困愁。  
赣俗嗜辣汤呈赤,我立旁观脸竟羞。  
可夫夹肉情真切,短瞬之间心猛抽。  
他忙抱我轻声慰,慢享佳肴莫最牛。  
夜晚宿营枪向下,问询家父这缘由。  
答言同志皆兄弟,枪口朝低免误勾。  
村中壮烈三人逝,就像北方凛风飕。  
堂兄孔炼为乡主,少山鼎平重任麻。  
头颅不幸遭敌砍,每思此事泪难收。  
曾经买菜遭惊险,躲避松洋大路踣。  
只从坑底沿溪走,小路悄然启物流。  
一次微量防被晓,多人接力解需求。  
我爹管钱青年派,分批购归尽衣馐。  
忽获刘英永别讯,田间劳作泪无休。  
身蹲在地悲声起,泪洒衣衫连续咻。  
巧妙指挥打胜仗,经常传令到小楼。  
曾记教唱还夹肉,常将安慰暖心头。  
音容笑貌今还在,哪料阴阳却隔秋。  
时光消逝情难抑,铭记当年放哨丘。  
百姓接传全记取,先烈英勇雄姿彪。  
现在青年怎会意,故事听来像美洲。  
夜深人静常追忆,昔日年时脑海游。  
胜利歌声耳边绕,战士笑容不会丢。  
峥嵘过往多深刻,岁月匆促似洞湫。  
事迹虽随我辈去,只期后代颂扬稠。  
余生有日常讲述,英雄事迹播九州。

注一:1935年10月,红军挺进师入闽。刘英(1905.11—1942.5),红军挺进师政委,曾化名“可夫”“越人”;粟裕(1907—1984),红军挺进师师长,曾化名“金米”。

注二:“桐山”“五岱”“松洋”“坑底”均为地名。

注三:少山,全名李少山,原名“少金”,1896年生于福鼎贯岭文洋下洋自然村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在王宏文、林老阙的引领下参加革命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春任下东区土地委员会主席,1936年任鼎平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